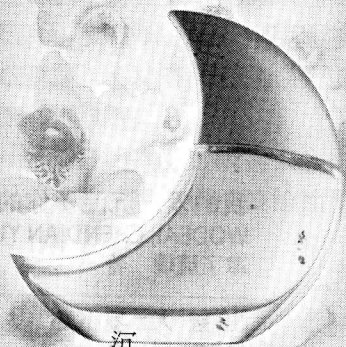


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爱过了？

你有多久没有真正感动过了？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像白小纯一样相信爱情的美好女子





沉淀于你的眸

WODEAI
CHENDIAN
YU
NIDEMOU

我的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爱, 沉淀于你的眸 / 凉了琉璃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9-05019-1

I. ①我… II. ①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079号

我的爱, 沉淀于你的眸
WODEAI, CHENDIAN YU NIDEMOU
凉了琉璃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罗玉平 李 梅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内封插图: eo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29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019-1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01	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什么回不去	1
002	如果承诺也算俗气的一种	23
003	你还在相信爱情么，无论得到或失去	45
004	从哭着掏心掏肺到笑着没心没肺	68
005	他的温柔与深情，不着痕迹	87
006	我怀念过去的我们，但更爱如今的自己	107
007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128
008	太多blue，会变成blues	150
009	让我感谢你，赠我空欢喜	172
010	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	192
011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	211
012	自己之于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234
013	喜欢你的人要你现在，爱你的人给你未来	257
014	遗失在人间的肋骨	279



001 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什么回不去

“白小白，本人明年五一大婚，速速安排档期前来贺喜。”

时值正午，坐在办公桌前昏昏欲睡的白小纯瞄见QQ上弹来的消息，没来由惆怅。

毕业才三年多，曾在寝室豪言壮语非三十不嫁的人迫不及待步入婚姻殿堂，这是咋了？

“困着呢，等清醒再说。”

非常不满好友乐乐对自己的称呼，恨不得拿根火柴撑开上下眼皮的她有气无力地戳动键盘，耳畔响起日前远在几百里之外的母上大人的电话絮叨：“小纯啊，女孩子最好的光阴就那么几年，不趁年轻貌美时嫁人，还等人老珠黄不成？我跟你说，年底你不再带个男人，别回家过年！知道不，你小时候的好友丽子，人家比你还小几个月，都生孩子啦。你呢？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真给你老娘我丢脸哪。”

1

81

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什么回不去

“为一没着落的女婿，至于吗？再说，什么貌美，您不是一直遗憾我没继承您的风华吗。”

“你就跟我耍嘴皮子吧，有这工夫，怎么不去找个男朋友？反正，我下的是死命令……”

“困？很好，我帮你清醒一下：白小白，你丫再不找男朋友，就成咱寝室的定海神针啦！”

几乎可以想象电脑后乐乐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和恨女难嫁的老娘何其相似，她懒懒回应：“定就定吧，嫁得越迟，你们红包封得越大，和物价一同飙涨，多好。”

“典型的自我安慰，简称自慰。哎，反正你就知道对小言和电视里的男人花痴。”

“切，人不花痴枉少年。要当新娘子的人了，懂什么叫矜持吗？自慰自慰的……”

瞌睡虫算是被她信手拈来的胡编乱造赶跑，白小纯起身倒水。

回来时乐乐的头像黑了，只留下一条搞怪与煽情同飞的信息：“亲爱的小白同学，请你拿出说‘人不花痴枉少年’的胆量，坚强勇敢地去找一个男人吧，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峨眉山尚在千里开外，为父母朋友，为社会和谐，赶紧找男人，赶紧找男人！”

靠，你才小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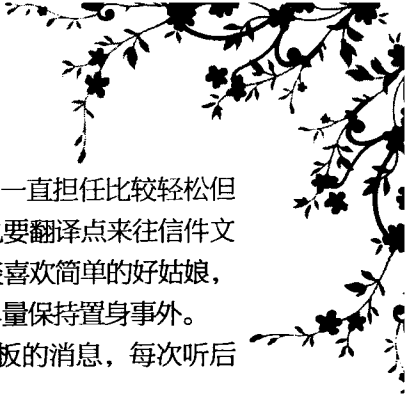
把找终身幸福说得跟吃白菜一样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

低低嘟囔一句叉掉对话框，同事郭霞走过来，满脸神秘兮兮：

“听说了没？”

“什么？”

白小纯芳龄二十五，姿色平平，工作平平，从小到大机遇平平，属于典型的“三平女”。



毕业找工作进入固特企业的G城公司，一直担任比较轻松但没什么前途的文职。因是美资企业，偶尔也要翻译点来往信件文件什么的。鉴于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乐于平淡喜欢简单的好姑娘，她对公司各种是是非非皆看在眼里并一直尽量保持置身事外。

最近，公司内频频有人议论即将换老板的消息，每次听后均付诸一笑。

本来嘛，美国总部任命谁为老板，和自己这种小虾米能有多大关系？

“月底咱们得去上海开会。”

“啊？以前不都是过完年去，怎么突然兴师动众？”

固特在中国三个城市设下属及公司工厂，分别是华东的上海，华中的武汉，还有华南的G城。整个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武汉和G城两处设销售经理及工厂经理，虽是注册公司，从某种程度来说仍隶属上海。总而言之，公司内老板之流的窝都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场，不过经常三处跑动罢了。

“傻妞，人事有重大变动呗。别有事没事都对着那些美男流口水，多关心点时事啊。”

“这……也叫时事？”

一直和比自己大两岁的郭霞关系不错，也不计较她揭自己老底——

没错，除开人不花痴枉少年，白小纯还有一句响当当的混世名言：

我色故我在。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仍只修炼到色心不衰色胆没有的菜鸟阶段。

理理衣裳，郭霞冲她眨眼：

“咱公司的时事呗。对了，我老公的同事有一弟弟不错，给你介绍？”

头皮瞬间炸得发麻，立即挥手：

“好意心领，还是不要了。”

郭霞今年二十八，已婚，性情温和，对她十分照顾，就是老喜欢张罗给她介绍男朋友。今天这个叔叔的同学的侄子，明天那个阿姨的街坊的儿子，搞得她应接不暇外也相当惆怅。白小纯不是不能接受相亲方式，可是，一个月之内看完这个又介绍那个，频率有点过高吧？才二十五而已，保持这种速度下去，再过几年，非得辞职专门相亲才行。

“你是不是还惦记舒浩然啊？”

将要复印的文件放好，郭霞若有所思，仔细打量眼前白皙小巧的容颜。

“怎么可能？”

心脏莫名颤抖几下，白小纯调回眼神看向笔记本，有种被人窥探的狼狈——

舒浩然是她的前度。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爱情。

只是，早已完蛋。

“小白，人不能老活在回忆里，懂么？我去做报价，你忙吧。”

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郭霞拿起文件走向办公桌。

而这声叹息，萦绕在白小纯心底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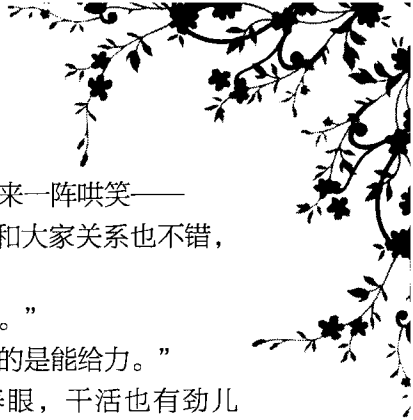
所幸一直是个乐天而知足的孩子，逛街一场，蒙头大睡一觉就把纠结抛诸脑后。再次想起舒浩然是在G城国际机场，和所有同事一起飞赴上海开会。很想不去回忆，只是怎么也忘不了曾经在机场接舒浩然时两人喜极相拥的情景。

脑海里的场景从灰暗复而生动，如同再一次的凌迟，好痛。

正想找点什么转移注意力，上司老李突然慢条斯理开腔：

“据可靠消息，新上任的老板非常年轻。”

“有多年轻？帅不？”



换上嘻嘻哈哈的表情接了句，提问引来一阵哄笑——
她是G城公司年纪最小的员工，平时和大家关系也不错，
所以都挺习惯她的小姑娘心性。

“我可不清楚你们年轻人怎么定义帅。”

“老板嘛，帅不帅有什么紧要，重要的是能给力。”

“谁说不重要，帅一点，看起来养眼，干活也有劲儿
啊。”

.....

飞机优雅冲上云霄，选择靠窗位置的白小纯想起同事七嘴
八舌的议论，兀自扬了扬唇角。

老板帅不帅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睡觉！

头一歪，迷糊睡去的她怎么也料不到上海一行和她不仅有
关系，还是很大很大的关系。

寒风瑟瑟，铅云低垂，上海的冬天清冷萧淡。

放眼远眺窗外，光秃秃的枝丫以一种孤单的姿势伸向天
空，叶凋皮褐，颇显老态。

偌大会议室内黑压压的一片，几十号人整齐列坐。

发言的是从美国总部来的公司总裁，大肚脯，光脑门，灰
黄色眼睛炯炯有神，正在兴致高昂叽里呱啦介绍过去一年度公
司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绩。尽管一串又一串的数据的确鼓舞
人心，室内气氛依旧凝肃，再加上空调温度有点儿高，只穿一
件白色高领毛衣的白小纯闷得双颊红红的。

好不容易盼到中场休息，各路人马纷纷杀向洗手间。

包括会议室在内整整三楼全部满员，不适应干燥气候而止
不住喝水的她恨得牙痒痒，急忙奔赴四楼。静悄悄的四楼乃公
司特意开辟的老外层，也就是公司包括海外部老外集中分布的
一楼。

差点憋出内伤的人一头窜进去，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进最近
一格。

呼——

成功解决问题，禁不住舒心地长呼出一口气。

她心想，老外的待遇就是好，屈指可数几个人，就霸占一层楼。

“不平等待遇岂止是在丧权辱国的时候，如今也到处可见嘛。”

自言自语的她一边低头拉好毛线衣，一边拉开门。

正当为广大同胞深感不值的情绪酝酿得近乎愤慨时，一声低缓醇厚的嗓音飘进耳朵：

“Hi.”

锃亮皮鞋，墨黑西裤，雪白衬衫，粉紫色斜纹领带，薄嘴唇，挺鼻梁，淡金色头发，门口竟斯斯文文站着根据目测差不多一米八的外国男人。他正微微颌首，浅凹进去的蓝色眼睛像两汪湖水般清澈通透，或许是灯光作用，里面荡漾出几许纯净而灿烂的光彩。

与他的健朗身躯相比，身高一米六四且偏瘦的白小纯童鞋顿时有种被迫仰视的压力。

花痴因子顷刻飙进脑海影响判断，压根儿没想他为什么站在此处。她礼貌淡笑，轻启菱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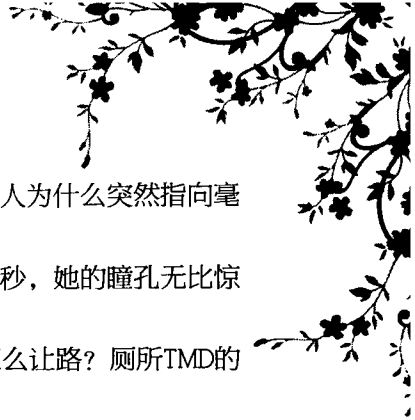
“Hi.”

眼睛好蓝啊，上次看报道说现今仅苏格兰才有纯种蓝眼睛后裔，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纯种蓝眸帅哥？再好看也是外国友人，可不能冒失，影响天朝形象。想到这，她挺了挺脊梁，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仪态不差。

赤裸裸的打量之下，帅哥面带微笑，风度良好，伸手指向身后的门。

白小纯大学念的英美文学，勉强过专八应聘进这家公司。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与外国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实战经验，平时仅限于翻译来往信件文件，都是些纸上谈兵，实在不行就满



世界求助的活计。此刻，她暗自揣度这个人为什么突然指向毫无关系的门，莫非是要自己给他让路？

“你请”二字差点脱口而出，最后一秒，她的瞳孔无比惊恐地睁大，再睁大。

慢着，慢着，他一男的我一女的，怎么让路？厕所TMD的又不是男女共用一间！

脑子里轰地炸响，刚刚还提醒不能败坏形象的白小纯缓慢转身，直面惨烈事实——

没错，身后那扇门的标记是男厕！

苍天啊大地啊，难道迫不及待冲进去时他就在后面，一直站在外面等到自己用完？大哥，你看见女的跑错厕所没立即跟进去的确算礼貌，就不能再体贴一点装作没看见赶紧离开么，非要等她出来提醒她犯了如此销魂的错误？

“Sorry...”

血气上涌，小脸涨得通红的某人大脑全然空白，完全不知道sorry什么，只好皮笑肉不笑走向洗手盆。

暖黄灯光柔柔洒落，她不抬头也知道此时洁净簇新的镜子里倒映出怎样一张囧得扭曲的苦瓜脸。

走错就走错吧，为什么偏偏在外国友人面前丢人现眼？

这家伙以后会不会跟他白皮肤同胞笑谈某年某月看到一中国女孩大喇喇走进男厕？

呜呜，真是有损国体啊。

一边腹诽暗责，一边将沾满洗手液的手伸向水龙头，白小纯突然想破口大骂。

该死的感应水龙头半天没反应，怎么来回晃手就是滴水不见。

你是在老外层，也不能瞧不起国人不是？为什么不出水，觉得我还不够丢人吗？快出水！

要是没擦洗手液，真想夺门而出，大不了留下一个不讲卫

生的糟糕形象，反正此时她顾不上那么多大道理。而且，估摸着这帅哥乃海外部种子，海外部和国内部向来联系不多，自己又非上海员工，说不定有生之年就见这么一回，问题是刚才按洗手液时太专注于自我反省，两手沾得满满都是……

一根指甲磨得平平的修长手指伸过来，在水龙头下轻轻碰触。

哗，水流奔涌泻出。

“The sensor is...”

再无心思仔细端详那只骨节分明看上去非常舒服的大手，遭遇生平最囧的白小纯完全没听懂说什么，洗完手飞也似的跑下一楼，进门才想起刚才连一句thanks也没留。会议室里三三两两坐着些正在交头接耳的同事，谁也没注意满面涨红的她。

片刻后，郭霞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来，见她蔫蔫的，关切询问：

“怎么了，不舒服啊？”

“哪儿有洞？”

“洞？什么洞？说胡话呢。来，喝杯咖啡提提神，这会开得好窒息。”

“我要找个洞钻进去。”

咬牙切齿把刚才的遭遇复述一遍，听着郭霞咯咯不绝的笑声，白小纯的脸彻底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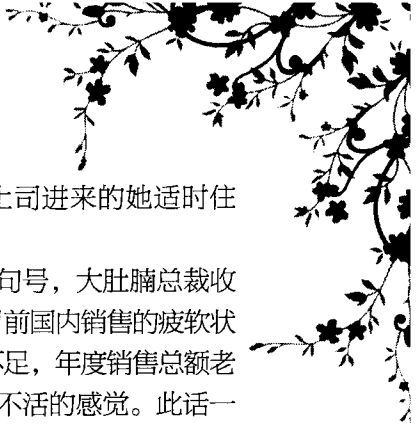
是，平时偶尔犯迷糊，可是好端端活了二十多年，从未整出过这等丑事。

完了，要被乐乐那家伙知道，一世英名尽毁，以后怎么混江湖？

“别郁闷啦，他可能是海外部同事，反正不会见面，怕什么？他们进来了，抖擻抖擻。”

“我……”

哪是怕啊，是无地自容好不好？



端起咖啡灌了两口，眼角余光瞥见上司进来的她适时住嘴，打起精神看向巨大显示屏。

继续业绩回顾与年度展望的会议画上句号，大肚腩总裁起和蔼可亲的笑脸，话锋陡转，犀利指出目前国内销售的疲软状态，相比欧美非等地，市场份额明显占据不足，年度销售总额老在相同水平徘徊，给人一种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感觉。此话一出，会议室内顿时如炸开的锅，吧啦吧啦议论声填满耳朵。

嘈杂不绝的议论声里，现任国内销售总经理老于紧闭双唇，脸色铁青——

他是公司进军亚太的元老级人物，更是在座所有人的前辈和老板。

总裁这么说，无异于当面甩他一耳光。

远远瞧见老于微泛花白的鬓角，白小纯不禁回想起三年前参加公司面试，老于对因为紧张把一口英语憋得磕磕碰碰的她微笑，温和地说：“放松，你挺守时，这点我十分欣赏。”虽然后来接触不多，毕竟是他招进自己，从而脱离一大片应届毕业生灰头土脸找工作的困境。

她一向念旧，此刻，不免心生同情与难过。

“据说老于和总裁关系不错，这事儿会不会有转机？”

“八国联军侵华那会儿，啥啥王爷还和洋人们关系不错呢。”

“什么跟什么啊？”

“就告诉你一理儿：鬼佬没什么人情味，别TM痴心妄想。唉，可惜老于……”

前排人嘀嘀咕咕一字不落飘进耳朵，她对其他公司的同事不太熟，辨不出是谁。

手机突然震动，边暗自叹息边又望一眼老于坐的方向，低头摁开短信。

小白，好久不见，我回来了。

陌生的186号，寥寥数字，仅迟疑几秒，白小纯就猜出发短信的人是谁，顷刻呆若木鸡。

记忆风起云涌地席卷，恍如一场特大沙尘暴，铺天盖地，无可阻挡。

她完全没注意原本议论纷纷的会议室突然间鸦雀无声，仿佛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消失，呼吸都难以捕捉。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出现在显示屏左上方，几声低低惊叹掠过耳际，恍惚中，郭霞不敢置信的呢喃潜入耳畔：“Adam·Cooper，亚当·库珀，二十八，毕业于加州……”

少顷，突然又一阵嗡嗡骚动。

到底在发生什么，心绪紊乱的白小纯一概不知。

直到踏上归程，才依稀记起两件事，一是会议室屏幕上那张随便微微一笑都能露出自信与优雅的外国人脸似乎在哪儿见过；二是晚上聚餐，她被上司老李叫去给新任总经理敬酒，除开一句welcome，什么都不知道讲，脑子直接短路。

“你说当当哥是不是有点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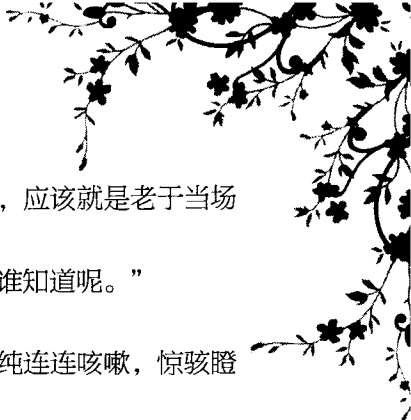
接过空姐递来的橙汁，犹自怔忡的白小纯总算发现并排坐的郭霞在认真打量自己。

“什么？”

“你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魂不守舍，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心虚凝向橙金色液体，她疑惑蹙眉，“你刚说的当当哥是谁？”

“就是咱们新老板呀，他不是叫亚当嘛，大家伙私底下称他当当哥。不知道他是太年轻不懂人情世故还是盲目自信，总裁宣布当当哥成为新任总经理，老于当着所有人的面递辞呈，他居然一句挽留话都没说，直接答应。美国总部没直接炒掉老于而给他一个虚职，肯定想他为当当哥保驾护航，这么简单的用意我都能看出来，他好像一无所知。难道，他觉得以自己的资历能力，会干得比老于更好？”



想来，那一阵安静里突然爆发的哗然，应该就是老于当场辞职引起的吧。

“既然总部敢任命，应该有把握吧，谁知道呢。”

“舒浩然找你？”

差点没被刚抵进嘴的橙汁呛死，白小纯连连咳嗽，惊骇瞪向满脸了然的郭霞。

“你……你怎么晓得？”

“瞧这一脸为情所困的纠结样儿，写得明明白白嘛。”

“哪有？”

本能地摸摸脸，她懊恼反驳。

把情绪都写脸上是自己一贯的特点，可惜，绝非好事。

郭霞笑了笑，一层从机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停留在眉梢眼角，蕴出道道柔和光芒。

她侧身，单眼皮的小眼睛里填满身为过来人的感慨，语重心长道：“小白，旧情难忘是所有人的通病，我不清楚你和舒浩然当年到底为什么闹得非要分手不可，只是，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你要想清楚。”

习惯性撇撇樱红嘴角，白小纯转头眺望窗外。

层层叠叠的白云在浩瀚蓝天里此起彼伏，无际无涯。

当年，怎能不忆当年？

爱至难舍难分，痛到千疮百孔，岂是旧情难忘四字足以概括？

静静机窗外无际无涯的洁白云海，悲恸呼啸汹涌。

一颗晶莹眼泪从眼角滑落时，她亦翘起嘴角微笑——

彼年豆蔻，他老皱起俊逸眉头，假装头疼扶额，说：

白小纯，你怎么那么笨？干脆改名叫白小蠢吧。

尔后，流年似水，天涯海角的他总喜欢憧憬：

小白吾爱，这里碧海蓝天花开似锦，等我带你走。

如今时隔数载，舒浩然，你转身回来，算什么？



许许多多尘封的画面再度色彩鲜活，飞机降落在G城国际机场。

被回忆重重包围的她刚想取了行李快点坐机场大巴回家休息，站在行李传送带旁的上司老李突然叫住大伙儿，严肃宣布：“亚当刚才发来邮件，说下周二过来，为期四天，你们都给我放精神点。其他人先走，小白，我有点事跟你说。”

拖箱子离开的郭霞抛来一个安慰的眼神，白小纯微微颌首，镇定聆听上司嘱咐。

谈话内容和猜测相差无几，作为G城公司英语貌似最好的员工，在亚当不带秘书或翻译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得滥竽充数，暂时担任翻译一角。只不过老李为人小心谨慎，言语间时不时流露出隐晦暗示。毕竟，她任职于G城公司，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应该多多注意。

深知老李和离开的老于关系相当不错，白小纯乖巧应承之余，心里却暗暗牢骚——

才上任就制订出巡视出差计划，当当哥，你要不要这么爱岗敬业？

地处南国的G城一年四季花开不败，即便在冷风萧萧的冬季。

周二，阴霾好长时间的天放晴，天碧如洗，斜云悠然。

四处可见簇簇花丛的机场里帅哥美女穿梭不绝，站在B3出口的白小纯顾不上大饱眼福，因为嗜烟如命的老李忍不住站到玻璃门外去过把瘾，只留下她独自左顾右盼。陆陆续续有人拖行李箱走出，翘首等待的她忽然意识到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晚宴那天光顾神游太虚，压根儿不知道当当哥长什么样儿。

此事万万不能跟老李坦白，否则就是自投罗网。连老板的模样也记不清楚，简直罪无可赦嘛。但是，外国人看起来长得



差不多，见一面下次也未必能从茫茫人海中辨认，何况压根儿还没认真瞅过，怎么办？早知道应该偷偷打份公司Logo放身上，随手一举，当当哥肯定乖乖靠近。

眼见一个又一个乘客徐徐步出，紧咬下唇思考对策的她听到身后传来音调古怪的招呼：

“Sherry，你好。”

Sherry是当年进大学从牛津字典里随手给自己办的英文名，公司绝大部分同事叫小白或小纯，看来，此人定是当当哥无疑。哈哈，老外记忆力真好，普通员工的名字都叫得出来，免去一场尴尬。窃喜闪电般窜过，白小纯在若有若无的薄荷清香中轻快转身，红黑格子短裙在半空划出俏皮弧度：

“你好，Nice to meet...”

笑靥在看清来人长相的刹那凝结，唇慢慢抿成O型，再发不出一个音节——

眼前一身纯黑西装的男人有双宛若湖水般清透动人的蓝眼睛，鼻梁高挺，笑容温煦……

黑线刷刷布满额头，顷刻风中凌乱了。

传说中的当当哥，竟然是厕所门口遇到的帅男！

为什么老天要将最不愿意再见的人送到面前，这就是当时花痴、屡屡出糗的惩罚？

嘴角不断抽搐，练习多次的开场白只剩下一句干瘪瘪的Hello，连手也忘记伸。

持续燥热的脸蛋如同敷抹了一层薄淡胭脂，满心懊恼的白小纯在他含笑凝视下猛然清醒，连忙敛神用英文简短介绍自己和经理老李一同前来，车停在外面，他们先送他去威斯汀酒店check in，再去办公室，至于接下来几天则会按照他一早发过来的行程进行工厂巡视以及与几个重要客户见面。

受到惊吓还能把话完整磕出来，她对自己表现基本满意，于是垂首敛眉静待老板指示。